

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审视那些“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正是对鲁迅精神的阐扬。

重读鲁迅

朱正
邵燕祥
（编著）



東方出版社

——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审视那些“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正是对鲁迅精神的阐扬。



鲁迅重读



朱正
邵燕祥

(编著)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鲁迅 / 朱正 邵燕祥编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年10月

ISBN 7-5060-2659-7

I. 重... II. ①朱... ②邵... III. 鲁迅(1881~1936) - 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3636号

重读鲁迅

编 著: 朱 正 邵燕祥

责任编辑: 邵永忠

装帧设计: 祁小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装

出版日期: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7-5060-2659-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朱正

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 (代序)

作家的历史地位,是个老题目。杜甫说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这诗的杜甫,历史地位就比王杨卢骆更高。比他晚生了几十年的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是关于李杜,过了一千年,就有人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了,如清人赵翼的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看到一千年里出现的那许多新人新作,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体裁,才有这样的见地,发这样的感慨吧。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当中,就声望和影响来说,鲁迅当推为第一人。进入21世纪,对于鲁迅的遗产应作怎样的估计呢?他的著作,大体上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即《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他自己说的:“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此外,大约还得加上新诗和旧诗。二是学术研究,即《中国小说史略》和一些单篇研究文章。三就是那十多本杂文集了。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三者的情况。

他的创作,我想,是必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更可以说是“文除百代之弊”了。当然,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而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却是鲁迅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论就艺术还是思想来说,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是第一本体例谨严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万事起头难,因而也就不免有些粗疏之处了。作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他慨叹过的“数年粮食,一屋图书”,可是当年他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说的,“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不但是他“家无储书”,像《金瓶梅词话》这失传多年的孤本古籍,是在《小说史略》成书之后才出现的。还有出现更晚的,“三言二拍”在国内久已失传,《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不得不说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收藏的原本将这几种书影印行世,今天的学者来写这一节,就会有比鲁迅更好的成绩。

不但有资料不足的缺陷,唐代“变文”早已在敦煌发现,《小说史略》理应设置专篇,可是没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失。此外在理解和论述方面,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议之处,这

里只举一例。第十二篇“宋人话本”中说：“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官中，因有此名也。”针对这一段文字，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说：“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①凡此种种，都是后出的研究著作可以超过先出者的地方。后来的人能够看出前人的不对和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本书的“题记”中，鲁迅表示了“诚望杰构于来哲”的愿望。我深信在二十一世纪必将有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中国小说史。那时，鲁迅的这一本，当然还是有学术史上的价值，却不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他的那些杂文集不分门类题材，按年編集。其中怀人忆旧、悼亡抒情诸篇，属于散文创作。而一些书评序跋、文学短论之类，多带有一点学术著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后世读者当会同散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一样去阅读和欣赏。通常人们所说的杂文主要是指那些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时评和政论。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开始，他就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

^① 《胡适全集》第三卷第60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对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采取了鲜明的、坚定的批判态度。这些文章显出了他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深思和洞察，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他在生前被人称为“思想界先驱者”，身后被人称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杂文作品。可是，鲁迅自己并不希望这些文章有多长的生命。他在为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写的“题记”中说：“我以为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杂文还有生命，即证明它所攻击的时弊还没有消除。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就是这本《热风》中所收的文章，有的似乎还并未过时。例如《随感录四十八》中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新一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我们不是都看见过吗？这篇杂文也就至今还有批判这种人物的作用。这也显出了鲁迅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的力量。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鲁迅杂文所攻击的时弊完全消除的一天迟早总会来临的吧，那时，这些作品就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种文献得到读者的赞叹和欣赏。

对于鲁迅另外一些时评和政论，却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这些文章，或者是写作的当时并不真正了解相关的情况，或是受了某种情绪或偏见的影响。而当时的读者，或者同样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相同的情绪和心态，接受了这些文章。几十年之后，情况变化了，档案公开了，新一代的读者能够了解到相关的真相，也少有那些情绪和心态的影响，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章说

的不对,也就不再接受它。这里且举一点他涉及苏联的文章为例。

鲁迅写过好几篇热情赞颂苏联的文字,以为这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因为苏联历史的终结,其内幕渐渐为世人知晓,已经不再有人宣称它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在赞颂的文章中,《南腔北调集》中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篇曾被编入中学课本。其中为当年苏联排队购物所作的辩解,我已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作了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①此外,这篇文章还赞颂了苏联的政治情况,说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里说的,是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据称“工业党”的党员连同地方组织在内多达两千人,大都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这次出庭受审的八个人,都是专家、教授和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被列为首要的拉姆辛,^②就是莫斯科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专家。他们被控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这都是要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十年徒刑,难怪鲁迅要赞颂这十分宽大了。可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

① 见本书中《重读〈我们不再受骗了〉》。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译作“拉姆仁”。

麦德维杰夫所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对这一案件有颇为详细的介绍。关于这“首犯”拉姆辛的奇怪的结局，这书中说：“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①鲁迅写这篇的时候，无论他有怎样过人的想像力，也想像不出这些离奇的变化吧。斯大林太会变戏法了，这赞颂的文章真不容易做呀！

再举一例。九一八事件发生，9月21日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谈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其中有一句话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见《二心集》）鲁迅为什么写上这样一句话呢？原来，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其中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②想来是这样：这宣言发表的次日，文艺新闻社的朋友，袁殊或者楼适夷，拿给鲁迅去看，就请他写了这几十个字的回答，表明政治立场。可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和灵活性又是鲁迅想像不到的。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占领东三省是怎样不可接受的事情。证据之一是不久之后（1933年5月2日）苏联提议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中国驻苏大使即向苏方递交抗议书，指出“苏拟将铁路出让，是不啻承认伪国援助侵略。”而苏方不顾中国抗议，还是与日本讨价还价，于1935年3月23日和伪“满洲国”签订了售卖中东路协定。证据之二是1941年4月

①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39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3日,那时已经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间了,苏联同日本签订条约,表示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哩!假如鲁迅多少预料到了事态的这些发展,他该不会这样说了吧。当然,后世史家还是要研读这些文章,从这里可以看看鲁迅受到过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和消极影响。扩大些说,可以据以研究一下苏联这一历史现象。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赞颂者、拥护者、追随者中间,为什么竟会有萧伯纳、罗曼·罗兰和鲁迅这样卓越的人物。

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2000年5月4日

(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鲁迅和我们》,2001年)

• 朱正

鲁 迅 小 传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他本姓周，名树人，号豫才。鲁迅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他的祖父做过知县和京官，父亲也是读书人。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收租，不愁生计。同别的读书人家子弟一样，他七岁就发蒙念书了。

他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行贿案下狱，不久父亲又患重病，拖了三年，终于不治。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骤然败落下来。家境不允许他再走读书应试的路。他就在十八岁那年，得到一位本家长辈的关照，到南京去进了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一年以后转入矿路学堂。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鲁迅出生前四十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外表强大的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在经济和技术发达的入侵者面前，立刻表现出不堪一击。清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英法联军又攻陷北京，焚毁了皇家的园林圆明园。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贫弱和落后，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人心思变，社会动荡。无论朝野，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必须变革。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希望这变革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秩序地进行，他们开局设厂，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办洋务”。感到绝望了的贫苦居民铤而走险，

在东南半壁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鲁迅幼年就从保姆口中听到有关太平天国的离奇的传闻，他的家族中就有死于这场战争中的。鲁迅来到人世，就面对着这样一个大环境。

鲁迅出生之后，这种历史趋势继续发展。他四岁那年，中国在同法国的战争中失败。十四岁那年，又在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失败。每一次战败都进一步暴露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也进一步显示出中国必须改革的紧迫程度。要求改革的呼声在1898年达到了高潮。以中国传统的干支计年，这一年是戊戌。这就是历史书上说的戊戌维新或者戊戌变法。鲁迅到南京去求学正好是这一年，他在南京赶上了“百日维新”这一历史事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处死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她扼杀了变法运动，可是无法遏止历史潮流，像废科举办学堂等等维新派的主张，也都在她执政期间陆续实现了。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进程并没有因政变而中断。鲁迅在南京，有机会读到许多新出的书籍，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后来还有梁启超办的刊物和谭嗣同的著作《仁学》等等，这些都是过去在绍兴闻所未闻的。

1902年1月，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以官费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这时的日本正处在明治天皇的治理之下，他锐意革新，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起用了一大批奋发有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辅佐他治理国家。鲁迅从一个停滞的，几乎凝固的社会里来到日本，这里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使他眼花缭乱，也更加加强了她的忧国之心。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够有自己的明治维新。

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一直以为他父亲的病是为庸医所误，希望学成归国，能够救治像他父亲似

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而且,他从历史书上看到西方医学的传入对明治维新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他也希望通过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他并没有学完,在仙台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那是因为他一次在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上,看到日本军队处死给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的一个镜头。这使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再健全,也只能做这种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他决心不再学医,决心从事文艺工作了。他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从事文艺工作的,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俄国、波兰、巴尔干诸国那些“叫喊和反抗”的作者最能引起他的共鸣。他做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同二弟周作人合作,翻译了两本《域外小说集》。

那时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许多革命家都到日本来活动过。鲁迅曾经去听过孙中山的讲演。和章太炎、黄兴、徐锡麟、秋瑾、邹容、陶成章等等著名革命家,也多少有过接触。一连好几个月,他去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一直到死,都对这位老师怀有敬意。他也曾参加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只是没有参加多少实际活动,他的志趣在文学方面。

鲁迅于1909年回国。辛亥革命以后,他到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做事。这一场革命使他一时很觉兴奋。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回忆说:“说起民元(民国元年,1912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孙中山黄兴对于袁世凯进逼的仓猝应战)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这“坏而又坏”是

真令人气短的。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鲁迅重新提起笔来，是陈独秀办起《新青年》以后的事。陈独秀，还有《新青年》的同人钱玄同，都是佩服鲁迅的文章和见识的，来约稿了。鲁迅想，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希望在于将来，是不能抹杀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第一次署上了“鲁迅”这个笔名。作家鲁迅就这样开始出现在文学史上。接着，《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一篇接一篇出现在《新青年》上。作者说，他写这些，是怀着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这也是与《新青年》取同一步调。因此，他说，这些是遵奉那时革命前驱者命令的“遵命文学”。

《新青年》主要是一个思想斗争的刊物，它分给文学的篇幅不可能太多。鲁迅也不仅仅是以小说创作参加《新青年》的工作，他也写论文，写随感录，更直接参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新青年》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缺少的两项。提倡民主与科学，就是对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反对者拿不出可以正面反对民主与科学的理由，通常只是一般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说法是“国粹”）的优越性，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也就是否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古人所做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对于这种论调，鲁迅回答说：“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要说这些反对者全面拒斥外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比方说在日常生活中，他

也愿意坐汽车,穿西装,吃大菜,跳舞。为了能够有现代化的享用,也得引进一些外国的科学技术。反对者中较有见识的一些人也看到,单靠国粹是不足以保存国粹的,这些人的态度,鲁迅描写说:“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这其实也就是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从张之洞那时以来,这种思想不绝如缕。“五四”前后有,“五四”以后有。这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思想界反复讨论过的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断有所翻新而已。是不是能够让真的让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驮着沉重的包袱前进呢?鲁迅以为是办不到的,他说:“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新青年》杂志的宣传,其中也包括鲁迅的工作,呼唤了“五四”运动的起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之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鲁迅在《新青年》共事的好友,是他所尊敬的革命的前驱者。从一开始,鲁迅就关心他们的事业,愿意采取同一步调。

“五四”运动之后,鲁迅继续他的文学活动,陆续写了一些小说,后来编成《呐喊》、《彷徨》两个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中《阿Q正传》一篇,发表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英文、日文、俄文、法文的译本。罗曼·罗兰读过法文译本之后说:“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比小说写得更多的是杂感文。他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

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的官僚章士钊,北洋军阀的帮凶研究系政客,都是鲁迅杂文的攻击对象。一些人因此很厌恶他,给他加上了一个“杂感专家”的嘲弄的头衔。鲁迅回答这些人说: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这期间,鲁迅应聘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作为一个教师,鲁迅很爱护他的学生。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在“三一八”事件中遇难,鲁迅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说:“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他把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这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秋天,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学期之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那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几个月就从广东打到了长江。可是就在攻克南京上海之后不久,1927年4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京也被张作霖杀害了。广州的国民党人也跟着杀人,中山大学一些共产党人也被捕杀,鲁迅营救无效。他又一次目睹了那些为了中国的中国青年被屠杀。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于这年秋天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从此专门以翻译和写作为业。

刚到上海不久,他被迫卷入一场论战。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作家,在日本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受到苏联文学团体“拉普”和日本的福本和夫的影响,回国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他们把鲁迅划归小资产阶级作家，对他作了猛烈的攻击。为了应战，鲁迅也就去读了一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1930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是左联的旗帜。从此，他同共产党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他根据共产党的希望进行一些活动，写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显然是宣传共产国际的观点的。他也同一些共产党人交了朋友：柔石、冯雪峰、殷夫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那时匿居在上海，曾不止一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他们共同进行了一些文学活动，瞿秋白的一些文章，就是署上鲁迅用过的笔名，由鲁迅拿去发表的。

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命随时都在危险之中。1931年1月，柔石、殷夫，还有另外三位作家和18位职业革命家，在一次共产党的会议上被捕，不久即被秘密处死。鲁迅沉重地感到他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

瞿秋白也遇难了。那是他到江西瑞金去以后，红军撤出江西，他未获准随着大队伍行动，因而被俘，被杀了。这是1935年6月的事，这时鲁迅已在病中。他撑持病躯，编校瞿秋白的遗文，悲哀和劳累，都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上海这些年，他同共产党的关系越加密切了，因而也就分担了共产党所承受的压迫和惊恐。甚至传出了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风声。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停灵上海万国殡仪馆，遗体上覆盖的锦旗上，是三个大字：民族魂。